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曝書亭集卷三十九至四十一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彦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修撰臣吴錫麟

謄録監生臣張識智

曝書亭集卷三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序六

錢教諭忘憂草序

有升斗之禄足以餬口衣有逢掖出有車入有官舍東修之敬有弟子無法令束濕之苦而有詩書講習之樂故今之仕者惟司教一官可以適其志焉然月奉既薄

或以之僦舍坐客無氈弟子載贄者少則并日而食盖或不給不給則憂憂則其來無方不可斷絶雖欲忘之勿能也是有道焉吾惟獲吾中心之所求則情為吾移不為境奪衡門之君子亦至貧矣其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夫飢至于可樂則天下安有不足之境歟西安縣儒學教諭海鹽錢君之官六年僦舍以居不以苛禮責問業之弟子饍爨不繼而君充然自得蒔百卉于庭種松于盆暇輙賦詩畫松石久而所作日多遂出以示

同好名之曰忘憂草屬予序之予每見今之富貴利達者位愈髙禄愈豐則其憂貧也愈甚無他心不游道德之林則中無真樂外誘撓之其長戚戚焉宜已錢君居下位不以阨窮自悶而吟咏自適其詩無鏤肝鉥腎之苦一暢其所欲言俾誦之者欣然會于心不知憂之何以釋而况乎作詩者哉

憶雪樓詩集序

寳坻王君煥子千耽詩嗜山水嘗游田盤之山琳宫梵

舍題句殆偏頗不以示人以是都下言詩者或未之及也獨青州趙中允秋谷識之秋谷于人少許可其于詩尤不輕以譽人者也既而由刑部郎出知惠州府事至則攬羅浮泉源之勝追和蘇學士諸詩于是梁吉士芝五陳處士元孝輩交相評論諸君子者嶺南詩人之冠其持議或不同而美君之詩無以異則君詩之工可信已君示予憶雪樓詩若干卷自漢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體製靡所不合予每怪世

之稱詩者習乎唐則謂唐以後書不必讀習乎宋則謂唐人不足師一心專事規摹則發乎性情也淺惟夫善詩者暢吾意所欲言為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慮之表者且夫詩也者緣情以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于蔬果之微不忘其親山水之游惟泯是恤而又篤于朋友居者思其來來者留之不去懷舊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摯斯温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而政舉施之于民而民樂其愷悌也君屬予為序予之言

初無異于秋谷及嶺外諸君子之言也而原君之所以工則予有獨信者爾

張趾肇詩序

婁縣張趾肇别十年矣挐舟小長蘆請業于予誦其詩猶操唐人之音不蹈宋元麄厲軟熟之習可謂媕羣雅之長者也曩趾肇留國門當日鉅公延攬後進好引浮薄之士而趾肇獨恥干謁其不遇固宜今復躡屩而北衆方拾蘇黄楊陸之餘唾而去其菁華或見以為工趾

肇仍循唐人之風格毋乃齟齬而難入乎雖然學宋元詩于今日無異琴瑟之專一或為聽者厭棄文之高下吾自得之吾言之工安知不有賞音其人者李習之有言人之窮達所遇各有時何獨至于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趾肇行乎今戶部尚書澤州陳先生左都御史新城王先生其詩未嘗不操唐音者試以質之當必有所遇矣

成周卜詩集序

吾于畿輔友雞澤殷伯子岳焉伯子之論曰詩言夫志也自唐人以之取士而格而律抽黄儷白專尚比偶之工言志之旨微矣故伯子于詩不作近體尤不喜作七言近體人怪之不顧也予覧觀唐人惟杜陵香山多作七律然集中所存終不及諸體之半逮蘇子瞻陸務觀楊廷秀多以斯體見長至郝天挺之鼓吹許中麗之光岳英華專收七律餘皆舍而不録其後瞿佑朱紹胡琰之徒踵其故智各事釆獲古風漸衰宜詩教之日下矣

予近録明三百年詩閱集不下四千部集中凡古風多
者其詩必工開卷即七言律者其詩必下蓋以此自信
并以信伯子之言雖矯枉而得其正焉大名成子文昭
字周卜相遇虎丘風度之雍容辭氣之和雅望而知為
王謝崔盧之子姓酒間論詩以不善七律自慙予索其
詩誦之則斯體未嘗不工特不好焉爾夫人心之動音
起而聲應之九歌八風七音六律要以為言志之助自
四聲既畫而律詩之韻止取其一五言以試士七言以

應制久而邦國天下悉用之焉而又唱酬之作必次韻以見才所言者志而所尚者韻其于義也何居成子曰然斯則文昭助先生張目者也四月維夏成子告歸遂述之以當詩序

南湖居士詩序

今之詩家大半厭唐人而趨于宋元矣或謂文不如宋詩不如元赤城許廷慎非之以為宋詩非元人所及要亦一偏之見也大都宋人務離唐人以為髙而元人求

合唐人以為法究之離者不能終離而合者豈能悉合乎武陵胡子好學博聞其為詩不專師一家用已法神明之兼綜乎天寶元和長慶諸體下及蘇梅黄陳范陸虞揚離之而愈合可謂能得師者也若其長篇諸諸便便涵以一氣長矣而不覺其冗多矣而益見其道胡子年未三十充之以學不已何難與屈宋唐景嗣響吾知審音者罷歌北風而歌南風矣

小方壺存稾序

休寧汪晉賢氏徙居梧桐鄉營碧巢當吟窩築華及之堂以燕凡弟賔客建裘杼樓以藏典籍其曰小方壺者郡城東角里之書屋也晉賢少工韻語吾友周布衣青士好論詩每切劘同學文字為人所憎晉賢特虛巳下之不以為忤繼又交沈秀才山子均延之賔坐雞鳴風雨不輟其音海內名士聞聲相求舟車接于逵道晉賢出縞紵訂僑札之分時名藉甚二子既逝晉賢仕為桂林通判調太平遷知鄭州事未赴居母憂服除謁選人

不果銓歸取平生古今體詩裒為一十八卷題曰存稾問序于予予思古來友朋酬和之樂無如元人安陽許氏則有圭塘欸乃集崑山顧氏則有玉山名勝雅集二編吳縣徐氏則有金蘭集上虞魏氏則有敦交集浦江鄭氏則有麟谿集流播至今然仲瑛雅集之外歲編已詩目曰玉山璞十止傳抄一二而已豈若晉賢先後所賦裒而為一汰其沙礫采其菁華丁敬禮有云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杜子美亦云論文

笑自知又云得失寸心知晉賢既得之于心審擇焉足以自信斯可信于天下也夫

顧俠君噉茘集序

入閩者語以游武夷噉茘支必曰諾及泝漸江而上多取道于漁梁發舟南浦放溜達乎無諸之城去武夷也遠茘園開以小暑或不能俟其得遂志者寡也予嘗入閩者再一弭楫于江郎山北一自鉛山湖口登陸度分水之關柅車崇安則去武夷三十里而近小舫一艘一

日而臻九曲乃信宿沖祐之宫謁徽國公祠登天游觀衆山羅列其下若秉圭笏然雲霞之明晦水木之參覃觀乎此勝絶矣既至福州適逢荔支熟時故人知予之好之也率從楓亭郵致又身詣西禪寺樹下堆盤恣餐按舊譜品其髙下此二樂者恒識之于心口不能宣也今年春長洲顧孝廉俠君將游乎閩來别予往還四月出道中所作詩百有餘首其材也博其志也專如絃在桐拊之而益永如金在冶約之而彌堅予爲删五之一

勸其鏤板以傳諸好事者今夫名山之目洞天福地神仙所治本于道書以武夷之勝屈居第一十六恐不能無謬意者山取其深而九曲易盡與然游人免步石梁之滑手援鐵鎖之勞三十六峰津可以逮山游之易莫或過焉誦孝膴詩繼之游者必擊汰而爭前矣集不以武夷名而曰啾刕者紀時也

鵲華山人詩集序

匠氏營國必先庀其材匪直椅桐梓漆松柏而已雖瘿

腫魁瘣勾曲之木亦莫廢焉第相其宜以為之用取材之貴夫博也予少而學詩非漢魏六朝三唐人語勿道選材也良以精稍不中繩墨則屏而遠之中年好鈔書通籍以後集史館所儲京師學士大夫所藏弆必借錄之歸田以後鈔書愈力暇輒瀏覽恒資以為詩材于是緣情體物不復若少時之濫惟自喻于心焉蘢華山人善詩其鈔書之癖頗與予同官舍之暇席涸咸為鈔書之所山人自

歙再從而往寧波天一閣藏書具在故所鈔書比予更富其取材也愈博宜其詩之雅以醇閎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于漢魏六朝三唐人之作也今之言詩者目不闚曹劉之牆足不履潘左陶謝之國顧厭棄唐人以為平熟下取蘇黄楊陸之體製而又遺其神明獨拾澁滓此猶杭人之結屋伐荻蘆以為笆編竹以為籬削板以為防見者幸其成之之速且易一旦燎以火其不化為烟塵土礫者罕矣予

故論詩必以取材博者爲尚而山人吾臭味也遂書以爲序

劉介于詩集序

邛鄘鄭陳曹檜之風比于大國而吳獨無詩言游在孔門以文學著顧未有篇什傳者一延州來季子觀六代之樂能審其音曲暢其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歎之遂爲千古説詩之祖信夫善詩者莫吳人若也今夫言志之謂詩持其志之謂詩故士必先尚其志而後可與

言詩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變者率能成方迨宋而龎厲噍殺之音起好濫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趨數者其志煩㪍辟者其志喬由是被之于聲高者硍而下者肆陂者散而險者斂侈者筰而弇者鬱斯未可以道古也南渡以後尤延之范致能為楊廷秀所服膺而不入其流派元季髙季廸徐幼文為楊廉夫後進而不惑其褒譏斯善于詩者矣劉君石齡字介于孝子之子以髙才不試于有司銷聲剷跡恒以吟咏自娱多師以為

師能反情以和其志顧世之以聞譽標榜者不及焉然吳雖多才莫或先之者也予家吳中四姓之一先世自吳移秀水以吳會分地紀考之縣在辟塞之東初非越境洪武造邦亦嘗附于直隸而先太傅為長洲何氏贅壻遺宅近臨頓里門西向臨河有隙地曰朱衙場吳中故老猶識其處比年僑寓白蓮花涇五載酷愛洞庭消夏灣山水之勝風俗之厚思攜家以老介于將薄游曷歸乎來卜鄰于是仿松陵之唱和彼襲美楚産得附甫

里以傳矧予族望本自吳者乎度介于之不吾棄也已

胡永叔詩序

世之論者恒言尼父删詩不録吳楚吳則無聞若楚于二南録南有喬木而江漢存于大雅不可云楚無詩也迨王迹熄列國之詩盡亡惟楚有材屈宋唐景交作是詩之後亡者莫如楚矣自明萬歷以來公安袁無學兄弟矯嘉靖七子之弊意主香山眉山降而楊陸其辭與志未大有害也景陵鍾氏譚氏從而甚之專以空疎淺

薄詭譎是尚便于新學小生摽奇觚者不必讀書識字斯害有不可言者已于時泰有文天瑞越有王季重閩有蔡敬夫爭相效尤變而益下無惑乎世之言詩者以楚相誡矣有人焉生乎楚而不爲楚俗所移吾友黄岡杜于皇是也于皇僑居白下者也今楚風既漸返而淳又永叔昆友移家無錫所食者西神之禾所飲者慧泉之水相往還酬和者率吳越大夫卿士宜其詩之不類于楚遺派也雖然學詩者當進于古師三百篇庶近于

漢師魏晉乃幾于唐未有師宋元而翻合乎羣雅者譬彼汎舟然泝洄者不若泝游之便必欲逆流以上吾知鼓枻之匪易矣書以為序

汪司城詩序

曩因周布衣青士友汪君晉賢既又識君晳昆周士令弟季青季青方年少結交皆老蒼品隲風雅氣足奪人嗣是海內稱詩者相與訂攬環結珮之好予留京師不相見久比歸而季青通籍除北城兵馬司指揮塵沙之

蓬勃干謁之奔忙判牘之繁冗對簿詰察者率栗果之
惡少年黥面之逃丁探丸之寇宄意其無暇作詩人矣
而吟咏愈多既而坐吏議歸則道途之作益多且工其
過吳江盛澤詩云夜燈千匹練秋雨半湖菱匪僅開宋
元之窔奥直欲造唐人之堂而嚌其胾者也昔襄陽孟
六杜子美稱其清詩句句盡堪傳而王士源為作傳獨
賞其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一聯任華傾倒李白則
愛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兩句是詩之絶唱正不在

多惟賞音者舉其一二而全集之堪傳作者可無作矣今之詩家不事博覽專以宋楊陸為師庸熟之語令人作惡季青昆友各聚書萬卷分貯于樓季青撫韓杜韻語以為詩材正正奇奇各得其所宜其詩之日進于格也已

李上舍瓦缶集序

同里李上舍泰川出其吟藳閲序于小長蘆釣魚師魚師曰子之以瓦缶名集也何所取諸荅曰淮南子有言

窮鄙之社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蒙取以喻其弇陋云爾魚師曰謙矣子之自喻也八音之用唯土獨寡伊耆氏之鼓堯民之壤樂方失傳周官之所展塤焉而已大者謂之嘂外無聞焉若夫缶見于易見于詩見于爾雅王肅云是下民質素之器許慎詮之則云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蓋匪樂之器而有樂之用焉然坎其擊缶宛丘之道載之陳風匪僅秦人鼓之風又云值其鷺翿則不獨以之節歌而兼可會舞者已

逸詩不云乎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今上舍之詩麗者不𣊬髙者不抗古詩多于近體五言遒于七言是誠能道古者其風肆好非大雅之材與嘗謂詩人之病在亟于見好亟于見好或反形其醜焉上舍務以漢魏六代三唐為師勿墮宋人流派優游涵泳日進不已譬之于缶鬐𤮬薛綦之畢除音聲乃出中乎律呂試奏之鷺翿之側與雅樂奚殊哉

王崇安詩序

予求友于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豹人涇陽李念兹屺瞻華陰王弘撰無異郃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予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輩獨凡事予每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予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别二十年來五人相繼摧折而予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郃陽王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函

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冥搜而出泠然以
風颯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于千花百草之
閒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有
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也予德曩語予曰吾秦周之舊
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産于周者乎
降而秦風于車鄰侈車馬侍御之好于駟鐵有田狩園
囿之樂于小戎無衣美甲兵矛戟之備若似乎成周之
遺俗一變而為無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之三章其云

水一方者盖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之主也溯洄溯游纒緜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季子歎其為夏聲焉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侯集中之作其原率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令宰山水之邑晝簾多暇有橋有池婆拖以咏跁跒而書且也去十六洞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恠奇峰巒之向背巖泉谷鳥之鳴戛其取材也不窮以絕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見聳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侯其代興矣夫

楝亭詩序

杜子美言詩語不驚人死不休韓退之言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而白傅期于老嫗都解張子厚云致心平易始知詩陸務觀云詩到無人愛處工羣賢之論若枘鑿之不相入者然其義兩是亦就體製分殊爾今之詩家空疎淺薄皆由嚴儀卿詩有別才匪關學一語啓之天下豈有舍學言詩之理通政司使楝亭曹公吟稾體必生澀語必斬新蓋欲抉破藩籬直開古人窔奥當

其稱意不顧時人之大恠也公于學博綜練習掌故胸中具有武庫瀏覽全唐詩派多師以為師宜其日進不已譬諸𩿨騮驥騄郭椒丁櫟騰山超澗馳騁既熟下而縱送劇驂之區其樂有不可喻者已

和鴛鴦湖櫂歌序

吾鄉舊事吳會分地紀既軼不傳而張元成志今亦不可復覯予于甲寅之歲掎摭遺聞作鴛鴦湖櫂歌百首示同里諸子屬而和者僅中表兄譚舟石一人而已舟

石取材皆予所未及道故新城王少詹最稱之回思往事又十二年矣魏塘曹次典相遇京師復徧和予韻事不必異而辭則必工假令功名之士讀之猶深故鄉山水之慕矧予之侘傺無聊者乎昔張堯同成嘉禾百詠不聞有和者予之詩既有舟石和于前又有次典繼其後安見今人之不古若也次典其鋟諸木試以質少詹可哉

詩猶夫射也棲鵠于侯有參有干貍以為步龍首蛇交以為楅雖為物不同其志于中則一爾彼其搢三而挾一支左而詘右此夫人而能之也舉旌以宮偃旌以商三耦八算負侯而唱獲射之必有節也武夫之赳赳有終身射而不知節者矣或留焉或揚焉或出於方焉善射者則異是燕角之弧朔蓬之矢決拾并夾必選其良此猶詩家之取材也六弓四弩八矢之法參均而九和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水之以辨其

陰陽夾其陰陽以設比設羽設刃此猶詩家之鍊句也鵠有遠近有高下則審之在我而已今之言詩者多主于宋黄魯直吾見其太生陸務觀吾見其太縟范致能吾見其弱九僧四靈吾見其拘楊廷秀鄭德源吾見其俚劉潛夫方巨山萬里吾見其意之無餘而言之太盡此皆不成乎鵠者也尤而效之是何異越人之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内也乎吾家椽村弟善古今詩其取材必良其鍊句必極精緻陳言務去而夕秀啓馬

譬諸射者持弓矢審固動而不括必志于𣪍詩所云終日射侯而不出正者矣椽村貽書索予序書至是日適觀射于市之南遂取以為喻

東浦詩鈔序

朱氏望在沛其後避地丹陽望又在吳居張顧陸三姓之上其于楚則荆門襄陽零陵郴安陸聚族居者多以名位顯悔人家潛江以文學著鄉里貢入國子監視取功名甚易及留京師五年凡三舉鄉會試開院日朱氏

無一人中式者以悔人之才亦淪落不遇考五行家言若蕭氏之宅經郭氏之墓圖五姓各有禁忌當其不利悔人文雖工無益也夫士不遇于時則思見稱于後世悔人舍帖括而專工于詩宜矣詩之為教與時文異必其不雷同于衆人而後可傳悔人之詩其初誦之或鬱轖而不舒徐而繹之則温厚悱惻皆合乎古人之榘矱使浮薄之氣不得接焉以是新城王先生貽上稱之郃陽王君幼華又稱之宜陽楊公退菴商丘宋公牧仲又

稱之然則悔人于詩不若時文之蹭蹬不必竢之後世已為羣公之所許又何慮其不傳也乎詩言之矣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悔人歸乎東浦之堂愈肆力于古則其詩當更進于是庶幾論門才者吾以潛江為望焉

騰笑集序

竹垞主人少無宦情耕長水之南年五十矣

天子下詔徵文學之士備顧問著作之選有薦于

朝

召試體仁閣下
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檢討充明史纂修官故事翰林非進士及第與改庶吉士者不居是職而主人以布衣通籍洵異數矣越二年
天子增置日講記注官則主人亦與焉是秋出典江南省試拜
命之日屏容不見將渡江誓于神入闈矢言益厲闈者以為怪迂公事畢地主問遺輒以分故舊攜其妻入京

師無家具僅載書兩大簏而已盜劫其居發所藏止餐錢二千白金不及一鎰也明年正月

天子召入南書房

賜宅景山之北黄瓦門東南居一年名挂彈事吏議當落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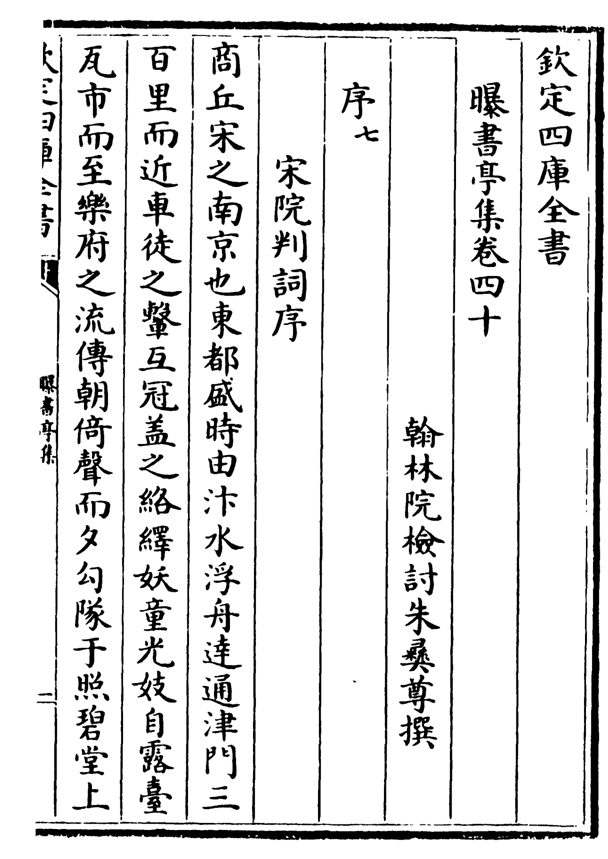
天子宥之左謫其官復僦宅宣武門外遣其妻歸獨處一室庭有藤二本檉柳一株旁帖湖石三五可以坐客賦詩于是酒人稍稍來游或有過而問業者爰出通籍

以來所作鏤示同好其曰騰笑集者取諸孔稚圭北山移文之語也噫主人以詩文流傳湖海四十年一旦致身清美入侍

禁近賦命誠非薄矣卒無益于時人方齒冷宜其焚棄筆硯勿復為顧仍為之不已則笑之者亦不已也項平父有言世之人無貴賤皆畏人笑獨滑稽者不畏人笑非獨不畏且甚欲之然則主人所為毋乃近于滑稽也乎時康熙二十有五年歲在柔兆攝提格月在終病丁

已卯竹垞主人朱彝尊自序

曝書亭集卷三十九



曝書亭集卷四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序七

宋院判詞序

商丘宋之南京也東都盛時由汴水浮舟達通津門三百里而近車徒之輦互冠蓋之絡繹妖童光妓自露臺瓦市而至樂府之流傳朝倚聲而夕勾隊于照碧堂上

蓋流風雖遠遺響宜有傳者故言詞于汴宋若燕函秦盧夫人而能之者也然自金源變而為曲中州言韻者四聲乃去其一按以大晟之律呂不能無誤生于是土者又必游覽四方交友之往来審音于南北清濁之辨用心專一而後可無憾焉理藩院判宋君牧仲倜儻好結客其談論古今亹亹不倦至為長短句虛懷討論一字未安輒歷繙古人體製按其聲之清濁必盡善乃已故其所作咸可上擬北宋雖東南以詞名者或有遜焉

不觀夫函乎必先為容乃以制革權其上下旅衣之始可無齘至于艫摩鐗矣又置而揺之使其無蜎叕諸牆以眡其橈之均横而揺之以眡其勁蓋專且審如是然後謂之國工則非燕秦夫人之所能善矣君之詞殆類是與

陳綿雲紅鹽詞序

宜興陳其年詩餘妙絶天下今之作者雖多莫有過焉者也其弟綿雲繼之撰紅鹽詞三卷含宮咀商駸駸乎

小紘大紘迭奏而不失其倫噫盛矣其年與予别二十年往來梁宋間嘗再至京師一過長水謂當相見矣竟不值而緯雲留滯京師久予至輒相見極譚燕贈酬之樂因得詢其年近時情狀三人者坎坷畧相似也方予與其年定交日予未觧作詞其年亦未以詞鳴不數年而烏絲詞出遲之又久予所作亦漸多然世無好之者獨其年兄弟稱善人情愛其所近大抵然矣詞雖小技昔之通儒鉅公往往為之葢有詩所難言者委曲倚之

于聲其辭愈微而其旨益遠善言詞者假閨房兒女子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此尤不得志于時者所宜寄情焉耳綿雲之詞原本花間一洗草堂之習其于京師風土人物之勝咸載集中而予餬口四方多與箏人酒徒相狎情見乎詞後之覽者且以為快意之作而孰知短衣塵垢栖栖北風雨雪之間其羈愁潦倒未有甚于今日者邪

黑蝶齋詩餘序

詞莫善于姜夔宗之者張輯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張翥楊基皆具夔之一體基之後得其門者寡矣其惟吾友沈覃九乎覃九鮮交游故無先達之譽又所作詞不多人或見其一二輒忽之然其黒蝶齋詞一卷可謂學姜氏而得其神明者矣白石詞凡五卷世已無傳傳者惟中興絶妙詞選所録僅數十首耳今覃九年方壯爲之日乆其篇章必數倍于姜氏盡出以示人人未有不好之者序其端竊自喜

屬和之有人并以見予賞音之獨早也

蔣京少梧月詞序

宜興山有小蘭大蘭碧雲紫雲之峰白鶴之洞澤有荆陽罨畫百瀆之水茶檣酒幔與朱藤翠竹交映陶旋之器走他縣自昔遠騖之流咸思栖伏杜牧之留營水榭蘇子瞻思種橘三百本買田以居豈非林麓之勝有發人吟咏性情者與彝尊家長水四望無山濫泉飛瀑之音不入于耳近宅田磽确遇歲旱輒不登比年客白下

思入茅山爲道士著書以老顧未果斛策柴車入京師風塵蓬勃懷山水之樂葢有夢寐不能釋者吾友陳其年偕里人蔣京少訪予僧舍其年别久出其詞多至三千餘而京少所刻梧月詞凡二百四十餘闋穠而不靡直而不俚婉曲而不晦庶幾可嗣古人之逸響京少年甫二十耳爲之不已必至于三千無疑也當牧之子瞻時不聞陽羨有賓朋之娱猶思卜築于是假令遇才若二子者唱酬和荅于其間則其移家之謀更不俟終日

馬可信也京少歸為我度百畝之田陰崖可植藤竹陽坡可以種橘開門山可望沿溪舟可挐游可以亭憩可以閣茶有銚而羹有勺三絃之箏雙髻之伎相與按四聲二十八調于酒邊花外京少其許我乎河氷待泮放溜而南姑置茅山道士勿為已

紫雲詞序

詞者詩之餘然其流既分不可復合有以樂章語入詩者人交訕之矣雖然良醫之主藥藏金石草木爍濕寒

執之宜采嘗各别而後處方合散不亂其部要其術則一而已自唐以後工詩者每兼工于詞宋之元老若韓范司馬理學若朱仲晦真希元亦皆為之由是樂章卷帙幾與詩爭富昌黎子曰懽愉之言難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詩矣至于詞或不然大都懽愉之辭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詩際兵戈俶擾流離瑣尾而作者愈工詞則宜于宴嬉逸樂以歌咏太平此學士大夫並存焉而不廢也晉江丁君雁水以按察司僉

事分巡贛南道構覽園于官廨且于層波之閣八景之
臺攜賓客倚聲酬和所成紫雲詞流播南北蓋兼宋元
人之長將與詩並傳無疑已贛州控百粤三楚七閩之
隘曩時兵戈未息士之棲于山澤者見之吟卷每多幽
憂悽戾之音海内言詩者稱焉今則兵戈盡偃又得君
撫循而煦育之誦其樂章有歌咏太平之樂孰謂詞之
可偏廢與于是其友朱彝尊審定焉而書其言以為序

柯寓匏振雅堂詞序

宋元詩人無不兼工樂章者明之初亦然自李獻吉論詩謂唐以後書可勿讀唐以後事可勿使學者篤信其說見宋人詩集輒屏置不觀詩既屏置詞亦在所勿道焦氏編經籍志其于二氏百家搜采勿遺獨樂章不見録宜作者之日寥寥矣崇禎之季江左漸有工之者吾鄉魏塘諸子和之前輩曹學士子顧雄視其間守其派者無異豫章詩人之宗涪翁也柯子寓匏學士館甥其于詞蓋幼而習焉既而助予編次宋元人之詞又同周

布衣青士博采詞人體製探其源流為樂章考索一書其用心也勤其倚聲也敏其于詩也兼工而日進于作者殆習伏衆神而臻于巧者與往歲在戊午寓匏兄弟與予同以薦留京師明年二月以父喪去又二年訪予江南遇于燕子磯又二年至京師每見輒出其詞稾久而盈卷乃雕刻行之今之工于詞者大都昔曾與學士游讀寓匏詞當有以山抹微雲女壻見目者然而寓匏之詞之派之工不必盡合乎學士蓋由取材于宋元之

人者多也

孟彦林詞序

宋以詞名家者浙東西為多錢唐之周邦彦孫惟信張炎仇遠秀州之呂渭老吳興之張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譽永嘉之盧祖皐東陽之黄機四明之吳文英陳允平皆以詞名浙東而越州才尤盛陸游高觀國尹煥倚聲于前王沂孫輩繼和于後今所傳樂府補題大都越人製作也自元以後詞人之賦

合乎古者盖寡三十年來作者奮起浙之西家嫺而戶習顧漸江以東鮮好之者會稽孟彥林訪予京師出所著浣花詞凡五百餘闋其好之也篤其為之也勤宜其多且工也詞雖小道為之亦有術矣去花菴草堂之陳言不為所役俾滓窳滌濯以孤技自拔于流俗綺靡矣而不戾乎情鏤琢矣而不傷夫氣夫然後足與古人方駕焉彥林歸矣為之不輟其辭必愈工他日相見當更序之

魚計莊詞序

曩予與同里李十九武曾論詞于京師之南泉僧舍謂小令宜師北宋慢詞宜師南宋武曾深然予言是時僧舍所作頗多錢唐龔蘅圃遂以吾兩人所著刻入浙西六家詞夫浙之詞豈得以六家限哉十年以來其年容若叟園相繼奄逝同調日寡偶一間作亦不能如向者之專且勤矣休寧戴生錡僑居長水從予游其為詞務去陳言謝朝華而啓夕秀蓋兼夫南北宋而擅場者也

在昔鄱陽姜石帚張東澤弁陽周草窻西秦張玉田咸非浙産然言浙詞者必稱焉是則浙詞之盛亦由僑居者為之助猶夫豫章詩派不必皆江西人亦取其同調焉爾矣

水村琴趣序

凝土以為甈有虞氏尚之矣至周而陶旊有工曰甗曰盆曰甑曰鬲曰庾曰簋中縣中膊辨及髻墾薜暴之微宜其麼鼒鼎以利其用然必歷千年而柴汝官哥定始

行焉刋石以為碑夏后氏先之矣至周而岐陽有鼔至漢而鴻都有經宜其推石而鐫之木然必俟張叅書壁之後又乆而鏤板方興焉其于文也亦然南風之詩五子之歌此長短句之所由昉也漢鐃歌郊祀之章其體尚質迨晉宋齊梁江南采菱諸調去填詞一間爾詩不即變為詞殆時未至焉既而萌于唐流演于十國盛于宋予嘗持論謂小令當法汴京以前慢詞則取諸南渡錫山顧典籍不以為然也魏塘魏孝㢘獨信予說頻與

予唱和詞成掩其名示人見者或疑予所作予既歸田
考經義存亡著為一書不復倚聲按譜而孝廉好之不
倦所填詞日多里之人疲于傳寫乃刊行之水村者孝
廉之居因以為字元趙子昂氏嘗為錢處士以水墨寫
為圖者也琴趣者取諸涪翁詞集名也夫詞自宋元以
後明三百年無擅場者排之以硬語每與調乖竄之以
新腔難與譜合至于崇禎之末始具其體今則家有其
集蓋時至而風會使然特工如孝廉者不可多得然則

孝廉之詞力追南渡作者雖由其才亦遇其時夫然而後工也孝廉將為嶺表之游豆蔻之花桄榔之樹蕉耶扶茘之果青雞白鷴孔翠之鳥蝴蝶之繭凡以資琴趣材者一惟孝廉驅使之予耄矣君歸尚思歌以侑酒

羣雅集序

用長短句製樂府歌辭由漢迄南北朝皆然唐初以詩被樂填詞入調則自開元天寳始逮五代十國作者漸多遺有花間尊前家宴等集宋之初太宗洞曉音律製

大小曲及因舊曲造新聲施之教坊舞隊曲凡三百九十又琵琶一器有八十四調仁宗于禁中度曲時則有若柳永徽宗以大晟名樂時則有若周邦彦曹組辛次膺万俟雅言皆明于宮調無相奪倫者也洎乎南渡家各有詞雖道學如朱仲晦真希元亦能倚聲中律吕而姜夔審音尤精終宋之世樂章大備四聲二十八調多至千餘曲有引有序有令有慢有近有犯有賺有歌頭有促拍有攤破有摘遍有大遍有小遍有轉踏有轉調

有增減字有偷聲惟因劉昺所編宴樂新書失傳而八十四調圖譜不見于世雖有歌師板師無從知當日之琴趣簫遂譜矣姚江樓上舍儼若工于詞曩留京師輯詞鵠一書業開雕捐行既而悔之告于予曰詩變而為詞詞變而為曲歷世久遠聲律之分合均奏之高下音節之緩急過度既不得盡知至若作者才思之淺深初不係文字之多寡顧世之作譜者類從歸字謡銖累寸積及于鶯啼序而止中有調名則一而字之長短分殊

安能各得其所莫如論宫調之可知者叙于前餘以時代先後為次序斯世運之升降可以觀焉予曰旨哉子之言詞乎上舍請易書名予名之曰羣雅集蓋昔賢論詞必出于雅正是故曽慥録雅詞鮦陽居士輯復雅也譜既成以段安節樂府雜録王灼碧雞漫志及宋元髙麗諸史所載調存詞佚者具載之并以張炎沈伯時樂府指迷冠于卷首學者覩此何異過涉大水之獲舟梁焉是為序

高侍講扈從東巡日録序

翰林院侍講錢唐高君以康熙二十一年春扈從

天子東廵告成功于

三陵歸成日録二卷其友朱彝尊受而讀之作而曰古者君出史載筆士載言葢必有文學之臣從周之蒐于岐陽也時則有若史籀為之詩漢之狩于方岳也時則有若班固有若崔駰有若馬融為之頌不惟是也昔惟叔之寶鬲鼎銘曰唯叔從王南征叔邦父之簠銘曰用

征用行用從君王凡獲與扈從者至銘之彝器以永厥
世期以鋪揚盛美于無窮自古然矣君侍
禁闥久親見
聖天子命將四出誅鉏不庭授方畧于萬里之外宵衣
晩膳不自暇逸君亦未嘗息偃休沐一旦弛威弭戢天
戈疆宇悉定辰旗星罕有事
山陵從容豹尾之後賡
天章荅顧問惟君日侍左右君之遇榮矣雖然踰山海

而北極乎松花之江荒塗深淖車溓而馬瘏羽林材武之士葢有不勝疲乏者君以一書生執鞭弭日夜隨侍帳殿不少後又以餘力拜颺賦詠考山川之阨塞覽戰爭之迹訪金源宮闕所在證以舊史至殘碑斷碣靡不摩挲讀之非有倍萬人之才者能之乎天子命君侍從允爲得人君之所記方之古銘詩可無怍矣

劉氏族譜序

姓以别生分類也顧後世乃反合之合之自漢賜婁敬

項伯為劉氏始自漢以後帝王將相惟劉氏為獨多斯
緣附者日衆而譜系益繁其最著者七房彭城尉氏臨
淮南陽廣平丹陽南華而北魏凌江將軍之後由襄平
徙河南者不與焉譜劉氏者有漢氏帝王譜宋譜餘若
幾若晏若輿若沆若復禮各著有宗譜雖不盡傳隋唐
以前所重者門望大率皆遠引往牒尊之為祖源遠則
支易棼族繁則難合于九族則忽之于所不可知者强
附而親之惑已遼陽劉氏其先傳自太保秉忠之後至

正未有諱顯者仕為通州安撫司副使洪武中授都指揮僉事封明威將軍予世襲其子通以軍功進指揮使封懷遠將軍賜鐵券免三死作鎮開原世居東寧衛惜木城十一傳而徙大興裔孫某忼慨有志行述其先人之訓撰族譜上下卷自明威將軍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京師士大夫見者莫不嘉歎蓋本支近斯宗族易敦家誡約斯子孫可守某之為是書豈惟傳之于家殆吾黨所宜效法者也

姚氏族譜序

吾鄉族望在宋有吕氏錢氏朱氏沈氏魯氏衛氏常氏焦氏莫氏婁氏終宋之世以科名顯以家法傳莫若聞人氏聞人氏族譜一冊先君購而藏之約二百翻朝之誥勑家之詩文畧備其遠裔請借録匿不肯還是書遂失見于至元嘉禾志者僅登科一十二人而已姚氏在吾鄉有諱倬者登大觀三年賈安宅榜進士明之初曰瑄以尚書中洪武庚午舉人仕為監察御史死建文之

難曰綬以書畫詩知名于時曰弘謨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其弟弘誼精音律撰樂府統宗所稱青蓮居士者也餘若文若俊若鵬若汝舟若體信皆中甲科若文通若鳳若篚若笅若楫皆中乙科然其家世或顯或隱未詳其流派萬歷初光禄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工部尚書善長公登先文恪公榜進士由行人改御史巡視長蘆鹽課按山東河南迴翔京尹卿士歷今官年七十餘致政歸九十一而終是時諸姚半

消歇而公之族日大公之孫瀚北若乃撰有家乘刋行

又五十年其子姓愈繁衍于是公從孫澍我士復為纂

輯成書而屬予為序憶予八齡時猶及見公公時尚健

步里居樂善好施病者給以藥寒者給以衣死者給以

棺槥今所傳菉竹堂醫方皆公手自抄又嘗注律以律

文簡而易晦乃用小字釋其下順治初頒行大清律實

依公所注本也先文恪公賜第日嘉興同榜九人姚氏

與吾家獨敦世好兩姓互為婚姻而我士又予友壻也

方予避兵練浦我士實與予共學其為人愿而謹不茍訾笑克持其家教三子讀書又經理先世墓田以供祭祀而又萛緊世族墳墓别昭穆賢者表其德不肖者没其名俾覽者忠厚悱惻之念油然而生庶幾為法于鄉黨比于宋閩人氏也已

雲氏族譜序

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氾也虞夏殷周異焉一桂也昚炅炔殊焉在下者得以私意紛更而上之

人復以好惡變易宜其若棼絲之難理而卒易辨者則以官有簿狀選舉者可攷也家有譜系婚姻者有別也自簿狀既廢附勢者以異派為同宗而亡國之裔詭姓氏以遠禍每擇其最著者彼夫張王劉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枝葉獨蕃與蓋混而合者衆矣此其譜系之傳多不可盡信惟姓之希者通譜亦鮮其人序而為譜足以徵信于世然或生長廣邑大都往往舍已趨附去魚而為鄭去胡而為令狐稽之又難也雲氏之族有三

其一出縉雲氏而悉雲有連魏孝文帝皆改從雲文昌之雲祖元行省參政從龍其子總管海居于菀灣累世譜系可攷裔孫生員某集以為譜致書萬里請為序嗚呼氏族之紊久矣以唐之盛撰述衣冠房從齒序者不下數十家而國姓迄無定論元和姓纂作自林寶而不知已姓所由來若是其難也某生海外僻左之鄉乃能攷据姓源所自有條而不紊其可徵信矣夫

李氏族譜序

李氏望隴西其次趙郡隴西之系與唐本支日蕃定著房三十有九而趙郡亦有南東西三祖之别定著六房族最大出張王劉趙之上太白詩云我李百萬葉柯條徧中州其言大而非夸者邪梅會李氏其先有千四提舉者元至正中自江陰州徙嘉興六世之後始有仕宦登甲乙科者相繼位雖不大顯而一門羣從多有詩筆流傳至吾友武曾才名為

天子所知徵詣闕下歸與凡繩遠斯年弟符分虎譚藝

一時言詩者稱三李焉既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李氏之門才且日盛僉謂不可無譜于是斯年討論芟綜之支分派别于得姓之根源族數之遠近爵位之崇卑墳墓之阡原宗庶之繼嗣妻妾之外氏適女之出處莫不一一詳書之凡七卷古者睦族之道必先修譜以聯之是以有小史以奠繫世有族師以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惟宗族之序明夫然故不善者同惡而無所比善者同好而無所蔽使之相保相愛各安本俗咸期于德

行道藝之歸此百世之計也今之治家者惟生產是營其于睦族之典或棄而不省譜牒之不明長幼尊卑乖其分至相凌相詬儕于路人先王維世持民之道衰矣夫天下之俗固非一家之所能變然易稱一正家而國定使有家者咸克明其譜牒禮文之相糾酒食之相洽有無之相通毋挾富而轢其貧毋先疏而後其親庶幾可以收族人之心長保其室家而不乖乎先王以族教安之義矣若李氏之譜有倫有要有條不紊後之君子

其可以取則者歟

商丘宋氏家乘序

夾漈鄭樵志氏族以國為氏者二百三十有三宋之先殷王元子名列三恪詩所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者也其都商丘本陶唐火正閼伯之壤是曰大辰之墟厥後望在西河廣平燉煌扶風利人而商丘之族邃古之三墳尚存服先疇守栝棬至今猶保閼伯之故土姓源之遠莫之與京以視過江之王謝袁蕭吳之朱張顧陸山

東之王崔盧鄭闗西之韋裴柳薛楊杜皆其後焉者矣譜系之學源于世本由晉以降或撰家傳或撰家紀或撰世傳或撰序訓或撰家世編用揚其先世之德善功烈斯則孝子慈孫之用心補邦國之志所未備俾先正之舊典時式長以不墜别親踈族墳墓序婚姻一書成而衆善備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宋公填撫大江左右一十七年國奢示之以儉事煩行之以簡月要歲會久而案無留牘

天子嘉公清德倚毗日隆公精白一心益以澹泊自持公府無事恒與賔客參考典籍揚扢風雅審定圖書又有餘力撰家乘若干卷予受而觀之不書遠祖而書近代先王言而後國史終以文翰其述莊敏文康二公遺行辭簡而事詳合乎古傳紀之體維宋氏門才日盛公之諸公子一官侍從一列藩屏一登賢書諸孫咸自奮功名之路公族之蕃衍何福不除繼自今論宋氏之望不于西河廣平而在商丘斯其為微子世家百世不遷

之宗也夫

具區徐氏族譜序

徐氏之望十有北祖馬有南祖馬居吳洞庭之西山者背縹緲之峰臨銷夏之灣巖可以耕澤可以漁楓林橘田牆屋相望自元泰定間國子正字澄生子圻官平江學正愛山水之勝因卜居焉久而析為東西二房或移家湖州或居常熟或徙沔陽華容湘潭要皆祖正字明宣德二年府學生善始撰家譜陳尚書山為作序其後

諸生諒欲重緝之未果也上舍惇復從予學今年三月朔以赤馬船載予渡太湖登角頭于時梨花盛開迤邐二十里如積雪下上以緋桃緣之偕行者歎殊絶既而檥船于灣投上舍之故居村民散處或八九家或五六家或四三家庶人在官者無有也質庫罔利者無有也垂白之叟未嘗至訟庭少年不諳博塞之戲歌板之音女子足不踰門樞其風俗淳朴乃與府治相反而徐氏一門羣從布衣紃屨見客恂恂然處士三級出其所撰

族譜有要有倫可徵可信其或一本而分支出鄉而死徙寧略不詳洵慎之至矣予家距洞庭衹百有餘里風便一日可達顧年逾七十始津逮焉信夫勝游之難也今海宇太平人皆懷其故土然游人過此未有不生避地之想者矧予覽觀四方習俗之靡日甚念風土清嘉莫茲山若安得從徐氏結比鄰以終老即寄居廡下所忻慕焉書以序其端

曝書亭集卷四十

曝書亭集卷四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序八

送湯潛菴先生廵撫江南序

統百城之吏而表率之畫圻廣則聞見難以悉周然則曷以勸曷以懲曷以化民成俗此其道不外察吏而已大江之南職四民之業者十僅得五而游民居其半焉

安歌便舞褕衣甘食山遨而水嬉經過者指為繁華佳麗之地不知四民敝劾有糠秕不充者逋賦之日增寇宂之竊發有司不自救其過何能善其俗顧察吏者束于令甲舉其合格者不必盡賢賢者又不得舉或賢而當劾者有焉故曩之為督撫者舉措一不當民心涣而不能驟合若是其難哉使居是職者却賂遺謝賓容躬親判牘正已以率其屬斯亦可矣然賢士大夫忠告之不聞小民疾苦之未悉不得不以耳目寄之屬吏夫以

士民之所陳或有未足盡信者矧屬吏之愛憎乎以此守官可也將以勸懲其下化民成俗則必有道焉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睢州湯先生以講幄侍從受知天子特簡廵撫江南先生之學最醇而不事異同之辨先生之節最清而不為嶄絶之行信義之有根而德之有源者已吾知先生為政遇下以仁則賂遺必不至接賢士大夫以禮而廣其詢謀則賔客不必謝刑平其寃者而歸于簡也害去其甚者而不用亟也夫條教不煩

則移俗也易察吏有術則民心舉安吾特言其麄者若先生之學蓋挹之而不窮施之而各有當也于其行規以言先生其何以處我

送周郎中還琴山序

山陰周君官郎署十年七閩之亂奉天子詔冒鋒鏑行萬里執詞不屈拘别館卒不辱命而還持父喪除服補官京師人或訐大臣子壻辭連君君不置辨遂挂吏議落職將歸朝之大夫士靡不歎息各

賦詩贈行惜其平生不茍訾笑而以言獲譴也古昔賢人見逐能文之士或代寫其心志所欲言被之聲詩樂府所傳放歌行是也三代人才之盛莫過周宣王時内則虢文公樊仲山甫張仲尹吉甫外則申伯韓侯蹶父名虎方叔皇父程伯休父一賢人去國若無所損益而詩人之賦白駒一曰以永今朝再曰以永今夕當其未去思縶維其駒食以苗藿而不惜及其既去則冀其賁然來思冀其來而不得則曰無金玉爾音其縈思之切

若是其繾綣也君今歸乎琴山之麓江可以釣林可以游窟山宅水之樓依竹之堂可以寄傲殆詩之所云逸豫者非歟雖然君年纔五十齒髮未衰天子知君久終且見用必不滯于空谷宜諸朝士交望其來匪止效放歌以代寫君之心志而已

送汪檢討使琉球序

古之儒者誦詩執禮非徒學為仕達邦國之政而已必以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為慮故皇皇者華四牡所以勞

使臣之詩于鄉飲酒則歌焉于燕飲則歌焉君以此勗其臣父兄以此教其子弟惟不辱君命始謂之士而君將有大問則與卿圖事擇其可使者旣謀其人然後命之戒宰夫官具問所宜賫夕幣乃行其或聘而誤主君勿親饗食以媿厲之葢使臣之重若是然則使絶域者得與可為將相同科夫豈過哉康熙二十有一年春有詔命公卿擇廷臣之可使琉球者衆以翰林院檢討江都汪君對

天子曰俞命既下君詣

闕上言七事其一謂邇者方須

御書于封疆大吏宜并及海外屬國禮部以無故事持不可

天子復集公卿議于廷終允君所請秋八月

親灑宸翰縹囊鈿函俾君齎以往蓋嘗稽之宋端拱咸平祥符之際其于西夏高麗交阯咸出御書賜焉是役也

天子命使必咨于廷君請于朝必言所宜齋者可謂合乎古而從其宜矣吾聞琉球自隋始通道至唐無聞載諸宋元史者略焉不詳明之初析而為三其後山南山北復合于中山為一其所以分合之故中土之士多不能言之君史官也職修明史記宜考其本末歸上諸史館是則吾黨私心屬望于君者雖然馳驅而咨諏詢度其亦使者所有事歟于其別序以送之且作歌以道行邁之光華焉歌曰

君之選兮彤庭鶴斯立兮鸞斯停迺上言兮七事

帝心用嘉兮特可其四

宸藻兮秀霄虎臥兮龍跳受書兮北闕載旟兮東郊八騶兮道左揺三旌兮婀娜白澤袍兮狸茵郵籤便兮娛親截江流兮踰淅誕登艫兮閱越仰瞻兮天星無分野兮可經旁睇兮三老指一髮兮彭湖島島之樹兮青青鳥了帥兮紛來迎小大兮奉酒跪雙膝兮搓兩手陳寶章兮殿中祝

皇帝兮萬壽神靈兮天妃勝蛺蝶兮黄衣微飈兮七日
景南至兮送君歸數歸年兮甲子春載陽兮來止
帝益眷兮信臣被新渥兮今始

送張檢討還郁洲山序

郁洲在東海中相傳山自蒼梧徙此上多炎方草木仙
士石室存焉崔琰述初賦所云吾夕濟于郁洲者也翰
林院檢討山陽張君以上疏謫官歸將徙宅于洲之上
行有日矣惜君之去者咸賦詩為别或謂翰林非言事

之官郁洲非可居之地君所為近于好異君之言曰郁洲者吾先子考功恒思卜築于是而未果也吾居焉以成先子之志云爾朱彞尊曰予嘗好游道出淮陰者數矣其初過之植柳盈隄水下于隄三尺再過之則隄與水平又過之則水汎濫隄上聚土以為防久之如堵牆焉背郭之氓面牆而市不知牆外之皆水也城居者不知湖流之高于雉堞也予經過惴惴焉去之惟恐不速噫淮堰之築千年矣其幸而不潰者天也微君之言固

將勸君徙宅焉詩有之矣適彼樂土爰得我所夫郁洲非淮海之樂土歟抑聞之家之始造也匪特營祭器養器而已其度幽宅也無有後艱則可郁洲之山後磊磊延廣八百里可度幽宅者不少也樂哉斯丘考功先生所欲葬焉夫水潦而改葬者古也去危而即安者人情也申之以忠告者朋友之道也君曰然吾還當聚族而謀諸遂書以為序

送悔人宰石泉詩序

吾宗悔人負拔俗之才十試有司不遇以貢士謁選得龍南之石泉縣由會通河越黄河清淮溯江以上八千里而遥道瓜步力不能具舟楫遂訪故人于吴又不值則大困然不以介意琴歌酒讌吟咏自得吴中舊交樂其曠達也爭賦詩贈行而予為之序思夫士君子得百里之地宰之亦視其才何如耳豈悉限于地哉考唐制别縣為六曰望曰赤曰緊曰上中下廹乎明驗身言書判亦以上中下分授初仕者今則比而同之文選郎置

簽于筒聽人掣之天安門外似出乎至公矣然文人才命恒兩相妨石泉荒遠之地宜為悔人所掣也雖然今之所謂善地者鄉曲之近物產之美賦額之多戶口之庶置郵之便如是而已究之鄉曲近則應接煩物產美則徵求衆賦額多則簿書積戶口庶則獄訟滋置郵便則折腰屈膝僕僕伺候于道左以有用之歲月徒結上官之懽民未受吾惠而書生之意氣盡矣石泉之為縣事簡而俗淳民吾子也士吾門生也山水吾朋友也布

可以衣藥可以服食何妥之所治趙䝉李白杜甫之所游有著書覽古之娱而無凍餒之患安見集于枯者之不勝夫菀邪今

天子留心民事一命之吏有薦于

朝輒移試繁劇之地悔人廣交游豈無薦其名者乎翻為悔人慮之不若安居石泉之為愉快也

贈顧銘序

寫真之肖者自閩中曾鯨外吾得四人焉錢唐謝彬華

亭沈韶山陰徐易海鹽張遠往予盡識之今此四人者
皆已老矣昔唐之丹青首曹將軍霸杜甫贈之詩有曰
必逢佳士亦寫真其老也干戈漂泊至尋常行路之人
皆貌之夫豈得已哉鄉人顧子兼師乎謝氏沈氏挾藝
以游于京師與予相遇于天津為予寫影惟肖由吾鄉
至天津舟車之程瀠紆三千里自吳楚齊魯以達于燕
其閒相遇之人何限而顧子獨肯貌予其不以尋常行
路之人視予可知也今海內畫手類師曾氏向之所游

四人者學曾氏而有得焉者也方其未得若有所膠于中而不釋及其既得于心若飛鳥之過目其形之去我愈疾而神愈全矣蓋吾之所聞于四人者如此顧子試由吾說而繹焉其何必不如曾鯨氏哉

贈筆工錢叟序

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為難吾嘗誦黃魯直之言而是之不惟爾也羽陽銅雀香姜之瓦先吾數千歲陶之墨之壽亦百年為之者不期同時

足為吾用至于筆其人必與吾書法相習緩急肥瘠先入其意中然後拔頽斬幹縱吾腕之所如而無憾故必熟識其人而後可工之擇豪匪一羊鼠之鬚山雞雀雄豐狐虎僕猩猩蝸蛉狸獺麝鴨馬鹿之毛各呈其能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贍亟稱之而弋陽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唐程奕歷陽柳材廣陵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老之徒往往因蘇黄諸君子之言垂名于後洵夫一技之善有深

入人心而不可没焉者已歸安近多筆工錢叟所製羊毛筆最為得法予識叟且二十年每出游輒槖置叟筆百餘自隨恒恐其盡持以作字藴藉之妙不知有筆在吾手中而法度生焉至易以西北人及他工所為則心不相謀豪與手拒為筆所役不勝獰劣之苦無他拔穎斬幹之失其宜其人又不與吾書法相習故也若叟庶幾可進乎古筆工之列矣昔子瞻還自海外用諸葛氏筆至于驚歎以為北歸喜事又言往還中吳謫以筆工

獨耐久予之贈叟以言豈惟歎其一技之善殆亦猶蘇子之于説也夫

贈汪叟序

湯武周孔古之大聖人也而嵇康非之薄之韓愈之文至矣而劉昫訕之天下以為賢一鄉之人曰否聽者從而疑之矣同調以為工異乎已者以為拙眛者從而信之矣是則毀譽之至無定者末世之文行也因思藝事之微有一定而不可淆者宜莫如弈方其勝敗決乎前

某也一品某也二三品較然論定有非毀譽之所能移既極其詣則其人雖吾所惡但可詬及其人終不得詬其藝之未至孔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故夫弈雖小數亦有可學者焉然藝之至者恒僅專心于是未暇究文章道德之業則士君子雖與游未嘗不厭薄之噫使其言行之際一如學弈者之心而審其得失焉不可因其人而益重其藝乎歙人汪叟善弈者第一品觀其貌睟然可親察其言藹然可聽所為小詩詳雅

而中律出其寫真畫卷當世之鉅公才士莫不嘉獎若出一口將不特以藝重者歟予嘗疾世之偽為君子而勦說以為文者思力反之于古而毁者之中予雖好予者不能奪也輒悼平生知己未若叟所遇之多復自笑不能學進乎奕徒以無定之毁譽聽之習俗愛憎之口而已題其卷遂因所感以告之

黄徵君壽序

康熙十九年監修明史崑山徐公立齋舉梨洲黄先生

入史館編纂先生辭不赴以經義教授鄉里聚書萬卷從游弟子數百人歲在己巳八月先生縣弧之辰年八十矣其子百家游學京師請予文歸為先生壽先生長予且二十年予童穉時即知先生名方忠端公與六君子同時為魏忠賢所害思陵即阼先生詣闕訟寃手鐵椎椎許顯純又揕崔呈秀之胸拔其鬚歸而焚之告于忠端公墓勇哉先生之復父讐也既而偕兩弟讀書譚藝合名士衿契轉徙兵戈俶擾之中不忤俗以為高不

妄交以干禍先生之明哲又有不可及者回思曩昔詺
冤之日除惡雖于拔山追忠賢雖僇而其黨散處四方
洎乎南渡若厝火之復灼葢至十餘年以來始消歇無
復存者而先生猶康彊無恙忠端公特祠春秋膢臘率
子姓奉祀目擊其先公之大節具書于國史先生之心
足以自慰于介壽日宜浮一大𣸸者也予之出有愧於
先生顧性好聚書傳鈔不輟則與先生有瓷芥之合明
年歸矣將訪先生之居而借書焉百家其述予言冀先

生之不我拒也

劉高士壽序

於越古多志節之士逮宋之季高尚其事者益多望墩程氏撰宋遺民録書其什一而已以予所聞唐珏玉潛而外如王沂孫聖與王易簡理得練恕可行之皆是也明之初王冕元章楊維楨廉夫張憲思廉咸蜚遯離俗志不可奪外若劉渙之子績績子師邵羅紘之子周周子傾則世有隱德尤所難已自是而後越中隱君子僂

指難數最高者二人余寶應若水劉舍人伯繩一耕于山一棲于市不與世接熱官就見之者遁入牀帷中披其帷則從後出兩君行誼略同而劉君為念臺先生子先生就義之後閉戶輯其遺書孜孜不倦憶庚子冬予偕南昌王猷定訪之蕺山下入其門無門焉者升其堂階草不除堂之左列先生順天府尹時頭踏垂蘇半脫毿毿然尚存主人前揖年未艾顏色枯槁問先生遺書出三禮草槀見示明年再訪之不復得見矣當天啓中

逆奄用事流毒縉紳餘姚白安黄公被逮念臺先生送之行臨别訂婚姻之約時兩家各未有孫也既而劉君得子是為惕菴高士黄徵君太沖得女為高士之配黄孺人高士繼前人之志絶意功名肆力于詩古文攷次祖父所撰禮書以世儒偏用小戴記廢大戴記不録此非通論乃附入焉博采諸家之説折東歸于至當輯成正集一十四卷分集四卷而兩世未就之書得傳晚又作吾屯子微言内外二編闡明性理經術之旨于是高

士年七十矣予交徵君子主一言高士有子戩香力學有文行因延以誨稺孫恒述過庭時家誡戩香雖貧乎能盡潔白之養辛巳涂月歸壽其親由是東南名士咸歌詩介雅而予為之序

朱翁六十壽序

愚聞之矣古有養老之禮無獻壽之文當其時若生子書于閭史閭獻諸州州獻諸伯伯命藏諸州府閭胥歲時數其衆寡辨其施舍以年則五六七八九十之異其

制以弧則梧栁桑棘棗之異其用以杖則家鄉國朝之異其地以豆則三四五六之異其儀鄉有耆老州有司鮮不知之而養之于學謀于賔介輔以儐相以司正告于先生君子瑟何之工俎授之弟子樂以南陔白華華黍歌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笙以由庚崇丘由儀不可謂非獻壽之詞矣夫惟接之以仁制之以道敬其父而子悅油然生孝弟之心盡尊讓之節故無事家燕以夸其鄉曲也後世禮廢名不書于閭史齒不尚于有

司異粻宿肉告存賜秩就見之典不行爲人子者欲壽其親將以致洗腆之歡乃謀于鄉之大夫士乞言以祝純嘏不失告于先生君子之義亦猶行古之禮也夫宗人枼世居休寧之倫堂遷吳江之盛澤性淳厚有德量好義重然諾輕施予不以辭章自見教其子逢源敦尚古學俾閟業于予里多栗果少年禁勿往來茸紫陽書院以祠徽國文公俾肄業祠中四方名士至則設館授餐無倦色家儲祕笈古琴法書名畫以供清鑒而又訓

其子曰人生世上寸陰可惜豈可暑刻偷安邪葢翁雖隱于市而敦崇古道有篤行君子之風其治家具有條理不察察于細務睦婣任恤恒苦不及所謂一國之善士非與朱氏之先源于小邾子其後望在沛亦在吳既而丹陽錢唐義陽永城太康各以望著自文公崛起新安于是茶院一支獨盛翁系出茶院後實婺源之宗子也予家自盛澤三家村徙居秀水翁之居吾先世之梧棬存焉逢源請予為文壽其親雖不敢附先生君子之

列然詩言之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然則知翁者莫予若也以予言進一觴可乎

孫逸人壽序

萬鍾之養三簋之禄兼珍之饍啜粟飲水之歡子之娱其親者不同要以潔白為尚笙雅所以奏白華之詩也民有四終身不去父母之側者惟農則然通物而為商牽車牛而服賈晨昏定省先後扶持之節子職不能無違至于士生而弧矢以射四方十齡即就外傅既長負

笈從師擔簦戴笠以求友惟夫所游有方所習有業本乎詩禮之訓克兼乎古今小大之學堅磨之而不磷膩汙之而不染束修之入可以代耕廣譽之聞勝于儋爵游也足以揚親之名居也足以樂親之志則洗腆用酒稱觥上壽此貴不如賤富不如貧向乎憬然而悟吾因之益信也已菊人孫翁居吳之干將里以孝友稱教其子上舍起範博通九經六書結僑札之契徧南北館穀所入悉以奉親所云潔白之養非與今年十月届攬揆

之辰上舍方歸自濠上其戚懿咸奉觴于翁夫十月穫稻正春酒介眉壽之期而翁身其康彊顏貌如三四十頌所云令德壽愷者也人或惜上舍之才壯而未遇莫顯其親是非克知上舍之心者方幸其身為父母之身或游或處爵祿之不縻要會之不及朋友兄弟之具邇有歌有詩有酬有酢吾知海內封君必有聞而致羨于翁者書以為序

顧叟壽序

古之躋堂介壽不於誕日於元辰故王公上壽之歌曰百福四象初萬壽三元始又曰四氣新元旦萬壽初今朝凡臣之祝其君賔朋之燕交友多以歲之始行之崧高之美申甫止及其地生民之稱后稷不書其時閟宫之頌魯亦然獨三閭大夫有曰攝提貞于孟陬惟庚寅吾以降舉攬揆初度以示人世之讀騷者莫不識其間史之辰焉中吳顧叟幼茹古長而摩挲古人書畫别其僞真晚益臻于神妙由是海内卿大夫士交重之延之

上賓席舟車絡繹于道比于周公謹陸友仁叟之甥陸生從予游每過潬上園居輒與叟遇閒登其堂書一牀畫一幅藝花數本肅容而坐酒旨且多膳精而腆其容藹藹其言諄諄不及人過失有問必以直對長者也陸生語予叟年七十里人將賦詩介壽請予序之問其初度則元日也因思昔賢之嗜奇古者莫如屈子其言曰幼余好此奇服年既老而不衰觀其帶長鋏冠切雲被明月珮寶璐食玉英要勿徇世俗所好至其自信則曰

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澹無為而自得與泰初而為鄰則其養生也固有道矣叟善善而不攻人之惡方諸屈子攸殊然善不外來名不虛作則叟之行已有焉若夫玉色脕顏精醇粹而始壯則後先一揆也桐孫既懸盤有生菜酒有屠酥自孫而子自甥而舅介雅徵歌叟其可以陶然一醉也夫

胡母楊太君八十壽序

胡母楊太君年十七而嫁嫁踰十年而寡育三歲孤視

其婚訓之義方以母道兼父道持門戶者且六十年年八十矣鄉黨賦詩書諸屏請予作序予邑人也邑有賢母爲之祝蝦而不善乎古者閭必有史斯一鄉之善人知所勸而女子之德亦必有女史紀之詩言彤管有煒是已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名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申人之女蔡人之妻周南大夫之室息君之夫人黎莊夫人衛莊姜之傅母其詩得娩羣雅至于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美壼行者不少惟易亦

然恒之六五也觀之六二也家人之彖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正家之道必自内始明乎内者家自齊家也者天下之則也天下之定繫于一家之正一家之正必自女始此謂家人利女貞也且夫天之報施為善者不必皆福為不善者不必皆禍往往有出于儒生論議之表者獨貞節之婦定有賢子孫之報斯理也稽諸史册蓋千古不爽焉今太君有子遂潔白之養設帨之辰子拜于前孫拜于後濟濟邦族稱兕于堂太君亦榮矣哉回

憶新寡之日懐抱綳子小兒蒿蓍以為簪藜莧以為食篝燈竈觚之上恒夜作理軠車唯自喻其苦而不以告人者顧太君子若孫之無忘之也歲之九月籬菊方舒有肴有蔌有黍有稌十酒十榼兩壺兩瑜壽觴舉綵衣趨太君顔色長敷愉吾操亦管于是書

叔母賀太君八十壽序

歲强圉赤奮若暢月甲午叔母賀太君設帨于闈于是年八十矣吾宗人獻壽者百餘有觥有壺有爵有觚或

肅或脂溢于庭除第十五弟彞政初
命授内閤中書舍人垂魚繡鵝偕其婦拜于前孫曽孫
外孫離孫歸孫拜于後閭鄰戚懿莫不為太君榮從子
彞尊進曰女有四行吾叔母克全之女有七誡十二訓
吾叔母克副之叔母生長富貴幼隨父孝延公徧歷濟
南建南左江嶺北諸官舍不以父鍾愛而女職有闕及
嫁侍君舅君姑于京邸從祖母趙淑人以命婦屢朝后
宫每賜食懷歸必先及叔母不以姑鍾愛而婦道有闕

也既年二十四而寡旋遭亂從祖尚書公舊第燬于火
避兵深村亂定乃依凡公山樓以居樓東廊廡數楹内
治嚴肅乳媪竈婢之聲弗達于外三徙而就舊第之基
築小屋以栖荻簾紙閣未嘗出視門户吳越之俗佞佛
比丘尼特多恒出入閨闥尤好與孀者交結叔母獨峻
拒之曰此輩一與往還内言必出于梱矣以是庭無尼
氏之跡居恒被服雖華盛日不好珠翠之飾其後庠日
落練衣布裳盥浣必潔饎爨或不能繼處之怡然蓋自

十五弟八齡教之讀書通賔客食餼廩歌鹿鳴數十年如一日迨十五弟歷試禮部未第思奉檄以娛老親叔母輒以書誡曰慎毋以貲進其甘貧守約有士君子所難幾者吾家太傅文恪公以宰輔歸里遺丙舍之田七十畝尚書公僅五倍之每自歎曰吾甚愧于叔父斯浙西言清德者必數朱氏彝尊通籍將二十稔恒産祗及太傅之半而十五弟雖登仕版亦無負郭之田叔母甘貧如飴有自得之色由其持久之道恒存乎敬順舉凡

紛華榮麗靡足以攖其心宜其視菽水過于肥甘也夫人生難得者壽而叔母八十如五六十時康彊善飯諸孫裙屐繞膝前居雖陋尚書之井巷猶守而勿失且有學使者題扁以旌焉朋酒既稱叔母其可以囅然而進一觴矣是為序

蔣母沈太君七十壽序

吾讀易而悟家人之義矣易之傳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也者正家之要然為人父而過于嚴教不

行繼以怒則母不得不濟之以慈母一于慈將曲庇子之過使其父罔聞知父有省察且力為子諱至于夫妻反目而子反懟其父矣故父道寧慈而母道不可不嚴惟其嚴而後能正位乎内家人之所以利女貞也每見寡婦之子長多克家由其母克兼義方之訓嚴與慈交相濟焉魏塘沈太君者蔣處士正言繼室正言風流儒雅樂于取友所居蓮谿在縣治之北後移家郡南門之外水周其堂敦槃縞紵之交往還者數太君孝養其姑

為酒食讌賓客下逮傔從得饜飫先是舅贍雲公崇禎初以蘇松兵備副使家居有子六人女一十四人及太君来主中饋凡公女妹外内無間言既而以寡婦持門戸孱弱之軀吹咀藥物綜理庶務力課二子誦詩讀書飯以䊔糲之餐衣以寛博之褐目不覩嬉戲之具耳不聞繇哇之音長而業成稱士林領袖太君之於妻道母道靡不當矣今年夏屆太君設帨之辰於是太君年七十比少壯時精神日益强健鄰里鄉黨姻亞之戚感思

獻壽隮堂而徵序於余余族父東溪先生太君女公夫也側聞太君乏苦節久矣回思正言存日其治家不尚嚴厲寧遠兄弟樂父之慈而太君克以嚴教其子有嗃嗃之吉而無譆譆之吝閑有家而家正效非小矣詩曰彤管有煒若太君者洵足昭我管彤者與敬獻一觴以為壽

曝書亭集卷四十一